

猫之墓

「日」夏目漱石

日本「国民大作家」经典随笔
日式美文巅峰之作
质朴、平实中闪现平民式
的诙谐幽默



译者 杨晓钟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猫之墓

「日」夏目漱石

日本『国民大作家』经典随笔
日式美文巅峰之作

质朴、平实中闪现平民式
的诙谐幽默

译者 杨晓坤 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之墓/(日)夏目漱石著;杨晓钟等译.一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ISBN978-7-224-11914-5

I. ①猫…II. ①夏… ②杨… III. ①散文集—日本

—现代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4569号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特约编辑:鲁小山

策划编辑:关宁韩琳

责任编辑:王倩王凌

封面设计:哲峰



猫之墓

作者 [日] 夏目漱石

译者 杨晓钟等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刷 西安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 mm×1240mm 16开 6.375 印张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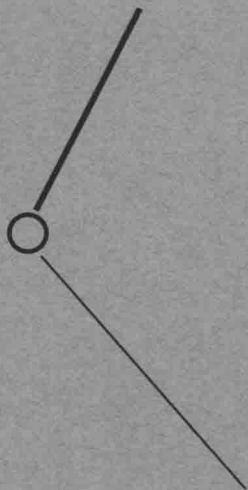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224-11914-5

定价 22.80元

一个人，遇见一本书



读者



关于夏目漱石

——写在《猫之墓》前

杨晓钟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在日本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有“国民大作家”之称，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1867年生于江户望族，为家中幺子。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与后来的俳句运动倡导者正冈子规结为挚友。22岁那年，他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集》。就在这年，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其典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

漱石于日本自然主义勃兴时期步入文坛，但创作风格却与自然主义截然不同，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现实的批判色彩。他崇拜正冈子规的写生文，将自然与

人生当作一幅写生画来描绘，创作逐渐由此发展为“有余裕的文学”，又称“低徊趣味”小说（1908年夏目漱石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作序中的造语）。他的处女作《我是猫》就属于此类作品。

夏目漱石早期创作受到两种思想的支配，即同现实抗争和逃避这种抗争。《哥儿》《疾风》等作品就贯穿着主观反抗意识，而《旅馆》《伦敦塔》等又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当然，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是夏目漱石创作的主流。

在漱石第二时期的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爱情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门》。这三部作品虽然写的是爱情故事，但意义决不限于爱情范畴，其表现的实际上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问题，描写他们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斗争的状况，其中不乏对明治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夏目漱石的作品贴近现实，多为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描写他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心情，既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更兼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和道义个人主义精神。

在艺术上，漱石的作品继承了日本“俳谐”文学的传统，吸取了日本民间文学“落语”的有益成分，风趣而幽

默。夏目漱石还是日本文学界公认的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确、丰富多彩、富有表现力，常常把雅语、俗语、汉语、西语等混融于作品之中，成为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描绘内心世界、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生哲理的有力手段。

夏目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树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

《猫之墓》这本书择取了夏目漱石若干随笔作品汇集成册，这些随笔具有鲜明的漱石风格，语言平实、质朴并带着平民特有的诙谐色彩：其中有写对故去友人的怀念（《子规的画》），有写生活中的黑色幽默（《猫之墓》），而这些随笔也正是“日式美文”的经典代表，它们从细微之处探寻格致之美，由细腻之情感引发生活的哲思，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意味隽永。

目
录

子规的画	1
猫之墓	4
蛇	9
元旦	13
声	17
小偷	20
一幅古画	27
《蒙娜丽莎》	31
昔	35
下宿	38
过去的味道	42
长谷川君和我	46
火盆	53
我和钢笔	58

暖梦	63
信	67
致虚子君	85
处女作追怀谈	91
我的个人主义	97
留级	130
入社之词	137
我的过去	141
模仿与独立	147
现代日本的开化	174
已逝的学生时代	187

子规的画

子规所作的画，我手头仅有一幅。为了纪念这位亡友，我将它长期珍藏于袋子中。年复一年，有时我甚至完全忘记了袋子置于何处，近来忽然想起，为了避免搬家时遗失，便决定将它送去装裱店做成挂轴挂起来。于是，我抽出存画的袋子，掸去灰尘，仔细查看，只见画儿还是原样，潮乎乎地折成四折。袋子里除了画，还有几封以为早就遗失了的子规的来信。我从中挑出两封：一封是子规寄与我的最后一封信，还有一封时日不详的简短的信。我把画夹在两封信之间，一起拿去装裱了。

子规的这幅画画的是插在花瓶中的东菊，构图极为简单，旁边还加了几句注释：“此乃余之行将枯萎之际所作，画技拙劣，实为病情所致，如若有疑，可自行曲肘而画。”看来子规自己也认为这画并不理想。子规画这幅画时，我已离开东京。因此，他又题了一首和歌，随画一并寄到熊本来，“君居

肥国^①远，归期未有期。心怀相思意，共菊盼君归”。

我把裱装好的画挂在墙上仔细端详，落寞之感油然而生。画中东菊只开了一朵，另有两朵花蕾。数数叶子，总共才有九片。花、茎、叶、花瓶仅着三色。图案的周围是一片白色，加之裱装使用的丝绢是冷色系的蓝色，所以怎么看都觉得寂寥难耐。

从画中运笔、着色可以看出，子规为了这幅简单的花草煞费苦心。区区三枝花，他至少花费了五六个小时。如此费心费力之举竟然完成于他罹患重病期间，显然，他是下了相当大决心的。而这与他作俳句、和歌时信手拈来的风格相去甚远。我暗自思忖，也许是因为子规初学绘画时，听不折^②他们说绘画需要努力写生，便果真在一草一木上践行起来。子规是忘记了将自己在俳句上已经悟得的方法用在绘画上呢，还是尚无能力运用呢？

子规的东菊，体现了他稚嫩的技法和认真的态度。他那样洋洋洒洒、立马万言的敏捷才思，在绘画中表现的却是笔锋徐缓、呆滞生硬。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虚子来看这幅画

① 肥国：日本肥前、肥后两国的古称。狭义上讲，是旧时肥后国（今熊本县）的雅称——译者注。

② 中村不折（1868—1943）：日本美术家，画家，正岡子规生前好友——译者注。

时,曾对子规的画大加赞赏。而我当时反驳说,凭子规的智慧和才气,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和心力,竟画得如此平淡无奇,可见其无以掩饰之“拙”。然而,子规认真作画,丝毫没有流露出厌倦之意。着眼沉稳踏实的创作手法,子规的画无疑体现了其愚直之妙。在一笔一画的勾勒中,他自知并非妙手丹青,所以尽舍捷径,坚忍地贯彻严格的涂抹主义,故,他的画作难脱一个“拙”字。

不管是作为普通人,还是文学家,子规都是一个与“拙”字无缘的聪明人。和他交往的每一天,我都没有机会嘲笑他的“拙”,就连欣赏他“拙”的瞬间都未曾有过。在他离世十年后的今天,从他特意为我画的这枝东菊中,我切实发现了他的“拙”。不论是让我发笑,还是让我折服,对此,我都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这幅画的确让人感到孤独寂寥,若是可能的话,唯愿子规能将其“拙”再发挥得浑厚些,权当是对寂寥之感的补偿吧。

(张建宇 杨晓钟 译)

猫之墓

自移居早稻田以来,我家的猫便日渐消瘦,也不愿同孩子们玩耍了。它时常前爪并齐前伸,支撑着方方的脑袋,卧在阳光照射下的外廊里,一直呆呆地望着院子里的花丛,一动也不动。任凭孩子们在它身旁如何喧闹,它始终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渐渐地,孩子们也疏远了这个昔日的玩伴,对它完全不理不睬了。甚至连女佣也只是将它的三餐往厨房角落一放,不怎么管它了。可是,那些食物大多被附近那只肥大的三花猫吃掉了。我家的猫对此一点儿也不恼怒,更不见有争夺的意向,只是静静地卧着。然而,那睡相却丝毫没有舒畅的感觉,与伸长了身子,尽情地享受阳光时的样子完全不同,它好像已经失去了动的气力——这么说似乎仍不足以形容它的状态。它慵懒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静则岑寂,动则愈加岑寂,它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极力地忍耐着什么。它的眼神始终游离在院子里的花丛中,可是它恐怕连树的枝叶

形状都已经无法分辨清楚了。只是那双黄色泛着青灰的双瞳一直茫然地落在某处。如同家里的孩子无视它的存在一样，它好像也无视了世间的存在。

偶尔它也会出去一下，但只要一出去就会被附近的三花猫追赶。每次都被吓得蹿上外廊，撞破紧闭着的纸拉门，逃到火炉旁来。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恐怕它自己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吧。

如此反复多次，它原本长尾巴上的毛也渐渐地脱落了。最初还一块一块地呈斑状脱落，后来竟脱得露出了红色的皮肤，可怜兮兮地耷拉着。它似乎已经厌倦了这世间的一切，只是精疲力竭地蜷曲着身子，不停地舔舐着疼痛的地方。

“喂，你看猫这是怎么了。”我问妻子。而妻子极其冷淡地回答道：“噢，老了嘛。”见妻子这样，我也干脆不管了。

不久，它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老是把吃下去的东西往外吐。只见它的喉咙那里急促地上下蠕动着，发出很痛苦的声音，那种声音既不是打喷嚏又不像打嗝的。虽然它很痛苦，但是我们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只要看到它这样，我们还会把它赶到外面去。因为每次它都会吐得席子上、被子上到处都是污物，就连我们专门为客人准备的八端绸坐垫也被它弄得污秽不堪。

“真是没一点办法啊。是不是肠胃出问题了，你去化点宝丹水给它喝喝吧。”

妻子没搭理我。

过了两三天，我问妻子有没有给猫喝宝丹水，妻子回答说，“喂了也没用，它根本就不张嘴，”随后她又加了一句说，“给它鱼骨头吃，也都吐了。”我不禁愠怒地说：“那就不要给吃好了。”说完便闷头看起了书。

猫不吐的时候就像往常一样老实地卧着。这段时间，它一动不动地蜷缩着身子，无比窘迫地蜷在外廊里，似乎就借着身子那么大点地方支撑着自己。它的眼神也有了些许的变化。起初，停留在近处的视线中好像显映着远处的东西一样，心灰意懒中还有那么几分沉静。不久，它的眼神便异样地游离起来。眼中的神色日渐消沉，就像太阳落山后那微弱的闪电，暗淡无光。

看着它这样，我就那么置之不理。妻子似乎也没有对它多加关怀。孩子们甚至更是忘记了它的存在。

一天夜里，它卧在孩子被褥的一角。不一会儿，它开始发出呻吟声，那声音就像自己捉的鱼被没收感到委屈时发出的那样。听到猫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有我一人觉得不对劲。孩子在熟睡着。妻子专心忙着做针线活。没多久，猫又呻吟起来，妻子这才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我便说：“这是怎么了，

要是半夜咬了孩子的头，那可不得了啊。”“怎么可能。”妻子说着便又去缝汗衫的袖子了。猫就这样时不时地呻吟着。

第二天，它卧在火炉旁又是呻吟了一天。我去泡茶或拿烧水壶时看见它，总是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是，到了夜里，我和妻子都忘了猫的事情。

猫其实就是在那晚死的。早上女佣去里面的杂物间去取柴火的时候，发现它倒在旧灶上面，都已经僵硬了。

妻子特意跑去看它，并且一改往日对它的冷淡，竟突然嚷嚷了起来。她托经常出入我家的车夫买来一块四方的墓碑，说让我写点什么。我在正面写了“猫之墓”，在背面写上了“九泉之下无雷鸣之夜”。车夫甚至问就这样埋掉是否妥当，还惹来女佣一顿奚落：“难道还要火葬不成？”

孩子们似乎也忽然间疼爱起猫来了。他们在墓碑的两侧放了一对玻璃瓶，里面插满了胡枝子的花。还用茶碗盛着水放在猫的墓前，并且每天都会更换花和水。

之后第三天的黄昏，我那即将满四岁的女儿——我是从书房的窗子看到这一幕的——独自来到猫的墓前，呆呆地盯着猫的墓碑看了一会，便用手里拿着的玩具汤勺，去舀供碗里的水喝。宁静的黄昏时分，那浸着飘落的胡枝子花的水珠，无数次地滋润了爱子的咽喉。

每逢猫的忌日，妻子定会盛一碗饭，饭上面铺着小片鲑

鱼片和干鲑鱼片，供奉在猫的墓前。直到现在也未曾忘记过。只是如今，不再拿到院子里去了，变成放在餐厅橱柜上面了。

(习丹 杨晓钟 译)